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固其寵如林甫縱明皇逸樂之欲當是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身愈獨羣愈遠矣所謂小人之包承者以其好苟合好面從好逢迎好狐超犬媚用能固君寵媚權要以保貴位以登要津衮衣繡裳以豐其身誇詡流俗以驕其衆此小人自以爲吉也至於大人處否時則不然不同流不合汙不恥

以幼吾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即所以撫吾同胞之弱而无告者也推是心以往踈且遠者且同矣親且近者烏乎而不同愚不肖者且化而同矣賢且智者烏乎而不同无好惡无偏黨无私暱以累其心又何咎焉小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謂其有至公之心天下不復以咎咎之也雖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聖賢之出門同人非漫無差等之分也推己之心以及人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如大學絜矩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初无所悔也雖然震无咎者存乎悔无過而无悔固為盡善有過而不知悔亦非所以遷善使上九以无位无應而无悔固不足為同人之累倘其有為已狥私之心而不知悔有絶物遺世之心而不知悔有潔身亂倫之心而不知悔是以一身之私而棄天地萬物以為異豈知同人之道哉固執遂非自以為是而不知自艾則有終身為私而已爾豈理也哉楊氏曰君子之於人異處勿先同處勿後

地盈虛與時消息況大有之極乎君子處其極而不為乾上九之亢悔不為泰上九之亂命亦曰盡心知性以充其知天之明存心養性以盡其事天之誠則合天之道膺天之福而有終也豈惟臣道君道亦然

也豫兼衆美不可以一字訓故兼和說逸樂豫備為
名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湯東西南北之征而
天下不以為毒順故也上動而下順乃建侯行師之
利又曰順以動豫順理而動乃致豫之道豫順以動
已豫矣而順以動乃處豫之道楊氏曰順言理豫言
心觀人心則見天理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
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同然斯行天下
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其卦變為小

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大勺立武而勺祖也歷代之樂所以崇德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此皆和豫之感格爾考之周禮春官司樂兼總歷代之樂以致鬼神示奏黄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此則其禮之大略也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之義可槩見矣楊氏曰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制禮於履作樂于豫

媚要自以為榮而不以為辱躡足於貴近之門不自知其足之高肆志于勢利之場不自知其志之揚說豫而至于自鳴內而失已无以正行外而附物反以取辱天禍其淫人惡其盈何往而不凶哉昔宗晉卿倚二張而以二張敗蕭至忠附太平而以太平誅則一時之鳴豫乃終身不豫之本也象曰志窮凶也謂其志意窮極必取凶也吁使初六知席寵惟舊怙侈滅義之戒則必不至此盍亦反求諸已而已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容說者失身之恥愧悟者改過之機盱上視也苟偷之貌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近比乎四盱而上視以為豫不為四所取疑有悔也使知盱豫之非而速改之猶可以改其過也苟安是而悔悟之遲則終於大悔而无及矣六三所以上交九四者必謂九四之權足以顯揚我也九四之勢足以進退我也仰望以悅豫之冀其寵眷懼其譴責患得患失之心生而足